

漢

制

刊

考

李

涪

刊

誤



李  
涪  
刊  
誤

李  
涪  
撰

中  
華  
書  
局

## 四庫全書提要

刊誤二卷。唐李涪撰。舊本前有結銜。稱國子祭酒。郭忠恕佩觿引此書。亦稱李祭酒涪。五代去唐未遠。當得其真。而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卽此人。未詳孰是也。前有自序。稱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蓋佚其一。其書皆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閒及雜事。如論僅甥旁繆廐薦六字之譌。辨陸法言切韻之誤。解論語不問馬之不非否音。校左傳繕完葺牆之完爲字字。以及駁李商隱孔子師老聃。老聃師竺乾之妄。正賈耽七曜歷之繆。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日趨佻巧。而涪獨考證舊文。亦可謂學有根柢者矣。

唐李祭酒浩以時俗典禮沿習舛謬於學古問政之暇遠稽近考訂正其失名爲刊誤凡五十篇今佚其一止四十九篇分上下二卷其論皆本於經傳正而無疵典而可據觀釋怪一條言李商隱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選章句乃一錦工耳則知其所學信而好古非崇尚綺靡者矣乙丑五月張海鵬識

# 李涪刊誤卷上

唐國子祭酒李 涪撰

余嘗於學古問政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或未造其理。則病之於心。爰自秦漢迄于近世。凡曰乖謬。豈可勝道哉。前儒廣學。刊正固已多矣。然尙多漏略。頗惑將來。則書傳深旨。莫測精微。而沿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十篇。號曰刊誤。雖欲自申專志。亦如路瑟以撥其譏也。

## 二都不並建

予少讀歷代史。每考沿習。自夏殷迄于周齊。未聞兩都並置。東西牙處者。夫殷之五遷。蓋建國不安之爲也。竟都于亳。底綏四方。武王克殷爲周。成王卜洛。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自是不復都豐鎬矣。更于秦漢晉魏。但處一都。隋以奄宅區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遂創兩都。爲巡幸不常用。都爲憩息之所。泊乎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是時武后殺蕭妃冤出。宮室不安。竟因登封。遂成都洛。武氏革唐爲周。乃立武氏崇先廟於東都。神龍初。中宗反正。遷崇先於西京。乃以其地爲太廟。欲使四海之知我唐復有宗廟矣。爾後中宗還京。復享太廟。時朝廷多事。不暇議去東都權廟。但闕而勿享。玄宗巡狩駐蹕。復享洛廟。是時君臣安於清泰。曾不論及宗廟定制。遂使後人皆曰兩都不疑矣。夫以出征則載遷廟之主。亦有所稟。旣言載主。則郡國豈宜復有廟主耶。今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則是便

於人而不敬其神也。以是而言，毅然不移，以平萬國，不亦宜乎。昔隋時有上言者，一帝二都，實非舊典，遂改爲京。始創之日，已有議者，足顯二都之設，可謂不經。高祖武德七年正月，改東都爲洛州，是知稽古之帝，必考是非。置郡罷都，垂法後世。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下書，陛下頃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歸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後則襲其雕麗，每承德音，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昔漢祖將都洛陽，裴敬一言，卽曰西駕，豈不知地推中土，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內也。太宗遂止。玄素與學達識，爲魏文貞推重，請罷修建是也。兩都置宗廟不殊，侍御史顏標上議，東都宗廟，天寶建中兩度賊陷，東都神主散失之外，臣據見在十一主，並已瘞於兩陛之間。向來遲疑未去，東都之號者，蓋以舊廟存焉。則顏標所引原廟，述漢失禮，理亦至矣。旋爲巨寇焚蕪，廟室悉成煨燼。況乎城闕崩壞，宮室丘墟，廢之有時，契於至理。今請制爲藩鎮，以汝洛節度爲名，選帥實兵，以遏東夏。

春秋仲月巡陵不合擊樹

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蕪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蕪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己率衆，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卽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遵舊禮，將及陵闕，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又何甚也。

### 禮儀使

九卿太常專掌禮樂。累代沿習。不更其名。又春官氏主國之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寺有少卿。博士。禮部有郎中。員外。慎選儒學達於典禮者。足以咨訪大國儀範。豈有闕文。而代宗皇帝用顏真卿爲禮儀使。真卿博通典式。曷不授太常卿禮部尚書而使掌國禮。奈何禮儀以使爲名。則何異營田租庸者乎。前史所無。我唐有之。必爲後世之譏。宜亟去其名也。

### 開府儀同三司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用開府爲散階。今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眞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爲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爲愧哉。若以疇賞勳伐。名數寔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

### 宰相不合受節察防禦團練等使囊鞬拜禮

今代節度使帶平章者。凡經藩鎮。節察使必具囊鞬。趨于道左。未知禮出何代。前史國典。並無其文。且國初州郡。皆以都督敕使理之。至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景雲以後。六典會要並無節度使。觀察使。戎服迎拜使相之禮。若宜有之。則節度使降麻。防禦使制下之日。便合具軍容。詣中書謁謝。在城既無此禮。外府何爲行之。宰相位雖崇重。猶與九品抗禮。今則俱是將相。豈

可倨受戎容。予常仰而思之。乃悟其事必因元帥都統。遂有是儀。何者。天寶逆胡。建中叛臣。既陷兩京。兵連淮朔。此際徵集師旅。又假虜騎。軍戎繁雜。宜以位高威震者都統而制之。哥舒翰。郭子儀。繼爲元帥都統。時諸道節使會兵討叛者。必以軍禮導之。而淮朔亦不以是爲讓。欲使軍中稟大將軍之命也。爾後元和十一年。裴度提相印充淮西節使。兼淮西宣慰使。會諸鎮師旅十餘萬衆。指揮節制。憲宗悉委於度。及平逋寇。李愬統兵入蔡州。屯兵鞠場以待度。馬首具纓。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久矣。愬今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吏民瞻觀。敬畏生焉。如此可不勞理矣。度然之。蔡邦遂清。蔡人遂寧。愬以度兼宣慰處置使。宰相專征。不異都統之重。故具戎服以申拜敬。且以禮示蔡民也。爾後爲藩鎮兼平章事者。不謂我非元帥都統。唯以宰相合當節度防禦等使。纓拜禮外。誤相承所宜改正。

副大使

國朝大邦土。有以親王或宰相遙領者。則副大使知節度事。始於貞觀八年。以蜀王恪遙領益州都督。開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如故。親王宰相遙領。自此始也。自後率用爲常。本以大使在京。則一軍之權。以副大使主之。今正授節度使。且無遙領之名。亦曰副大使知節度使。藩方之選。任莫重焉。宜正其名。以示楷則。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北



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立其號曰都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俳優各恃恩寵。願爲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誦譚。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爲辱。曷不曰諸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予亦爲尙書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僎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曷拜曰。拜廳。予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蓋京城官署皆在大內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僎者不達。乃曰。拜廳。予嘗爲河南少尹。至上事曰。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位。僎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之禮。既事。予以其有知。獎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嘗爲功曹吏。時李相國珪爲河南尹。命功曹參軍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將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 壓角

兩省官上事曰。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

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於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曾參不列四科

今人之論。皆以孝者。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次。愚謂不然。夫德行之特者。莫大孝焉。是以夫子門人。推重顏回。及乎講。則曾參侍坐。是知聖人之旨。二子莫有後先。曾子不列四科者。先述聖人一時列坐門人弟子耳。豈是舍曾氏之大孝。重宰我之言語。時不在其席。故不盡舉。此如太宗文皇帝使王珪品藻李靖、魏徵、戴胄、溫彥博、房玄齡。時則有若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楊師道、劉洎、李大亮、褚遂良。才識豈在溫戴之下乎。偶不在列。故不徧稱。將釋衆疑。方今以喻。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築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築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築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卽以綵杖鞭之。旣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侍中僕射官號

宓義氏以龍名官。神農氏以火。黃帝以雲。少昊氏以鳥。自顓頊以降。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爲官。高作司

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春夏秋冬配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爲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急於惠民者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爲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御，下至鑿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射音夜，尤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在宮門則曰宮門僕射，在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官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官號曰控鶴監，向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占丞相之名也。以是而言，皆因權倖，漸竊相權。我唐分職設官，必先舊典，苟踵斯弊，曷範將來。今請遵周故事，以司徒司空爲正宰相，或無勳德元臣，則宜暫虛其位，兼置中書而不用。

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

禮嫡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勅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階之上，鄉人讎，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又曰：喪不虛居，爲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貞

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蓋以將同列戟。先白有司。既展哀榮。宜遵典故。因原其典。廟之不在其家。別於坊。遷吉地。乃爲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愼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聞奏。相習既久。數立廟須至聞奏。

九寺皆爲棘卿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近代唯大理得言棘卿。下寺則否。九卿皆樹棘木。大理則於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於棘木之下。

京尹不合避御史

京尹。皇都專理。任莫重焉。且以刑法財賦統而兼制。御史之職。糾繆繩愆。本爲避嫌。不可私謁。三司慎守。遂絕經過。今代京尹逢御史於路。必避馬而敬之名。分既乖。曷爲取則。且秩五品。不避御史。比肩事主。於理誠然。則京尹委用之權。豈輕於郎官國子博士者乎。漢桓典傳曰。行行且止。避聽馬御史。行者且止。尙能記之。豈漢制京尹避御史。偶不載於正史耶。乃知前史不書。是無避馬之理。必以刑賦爲嫌。止於不相過從而已。然相值於路。但以色勃而返可也。

火

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卽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卽其

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 座主當門生拜禮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於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敍旣畢。拜禮得中。予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采拔於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於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絃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

### 非驗

咸亨三年五月。咸陽公主薨于房州。公主。高宗同母妹也。初適杜荷。貞觀中。坐太子承乾事伏誅。公主再行於薛瓘。將成婚禮。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同悴。若晝日行合卺之禮。則終吉。馬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也。太宗從之。而後瓘爲房刺。公主隨焉。偕沒於任。雙柩而還。蘇冕書之曰。卜驗矣。余曰。違禮而行亂也。雙柩而還。常也。若云卜驗。則是禮可廢而卜可違。豈曰守正依經之道哉。

## 李涪刊誤卷下

### 封爵

周制五等爵以封諸侯。以其有功。加地進律。以是所封之國固定。非處一方。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所以嚮庸進爵。有違王度。竊以蕭何封鄼侯。蕭之得姓。不在於鄼。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陽。國朝房玄齡封梁公。房之得姓。不在於梁。杜如晦封萊公。杜之得姓。不在於萊。古典悉然。不可悉數。其誤也。始於幸蜀之年。中書主者不閱舊制故也。

### 祈雨

庚子歲夏旱。禾黍不逾尺。京城米粟。日增其價。一日達彼九重。天子下詔宰臣禱祀。所宜承命。不過一二日。虔誠于郊廟。乃下太常擇日。太卜署狀。宜用來月六日癸亥。至是旱苗悉爲枯荻矣。

### 發救兵

夫請濟師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不逾一兩日發之。足以應其急也。主帥問其來由。命軍師曰。爲擇一日以遂其請。翌日師復命曰。以後日戊午吉。及乎師至。軍壘已陷。

### 進獻奇零

戊戌歲。閱報狀。見潤州節度進應天節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兩。臣下獻壽。國有常儀。少曷不曰二千兩。

多易不曰三千兩，奇零微鮮，無異價值，豈臣子之禮哉。

起居

今代謁見尊崇，皆謹祇候起居，起居者動止，理固不乖，近者復云謹祇候起居某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曾不經心。

佳禮

吉凶賓軍嘉，是爲五禮，婚姻屬之嘉，嘉者善也，今代每言婚姻，則曰佳期者，美也，婚姻之重，所宜依經，若用爲佳，實傷古義。

鵝

夫展禮之夕，埽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又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鵝，鵝亦鴈之屬也，其有重於嗣續，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旣而獲，則曰已有鵝矣，何以鴈爲，是以鴈爲使，代鵝爲禮，鴈爲長反，除恨，物典故將廢，何不正之。

拜客

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卽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

拜四

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尙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予輒詳之婦初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支史承其篋篋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因爲疑又婦拜夫家長老長老荅之則又再拜卽其事也士林威儀豈可倣諸下俚耶謁拜姑章宜修典故再申插地周禮婦拜插地其儀可觀

婦謁姑不宜表以絹囊

投刺始於雋不疑冠進賢冠帶礪具劍上謁暴勝之上謁如今之投刺也爾後凡言謁見必先以此道其姓名行於婦人卽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於禮敬其有違舅姑在於他國者因節序推遷亦以名紙遠申參奉之儀近代皆以絹囊藏之有同尺題重封也至於婦來面謁舅姑合申投刺之禮豈宜亦以彩帛表之卑敬有乖所宜削去

樂論

貞觀十七年太宗文皇帝與太常少卿祖孝孫論樂太宗曰治政善惡豈此之因御史大夫杜淹曰陳之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爲伴侶行路難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自於樂帝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在人非因樂也今玉樹伴侶其聲具存今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予曰聖君有所未悟耳禮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善惡動乎四體斯曲者陳隋二主之所作也二主荒淫自娛不知將亡之音形於曲折矣是知休徵咎徵皆見其兆豈止於歌樂也哉如文皇君人之道與舜禹比隆耆幼欣欣然得其所也雖聞桑間濮上如聞



韶蕩之音。何後庭花伴侶行能感其心哉。哀也樂也。繫於時君。記不云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斯之謂也。

釋恠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聘。猶龍不知聘。師竺軋。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吾師。夫老子生於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於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軋。未知商隱何爲取信。孔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荅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論仲尼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爾來一千祀。歷諸百王。行其道者。夷夏寧遠。其教者。君臣亂。竺軋者。經史無聞。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毅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聘師竺軋。出於何典。近世尙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爲一時之最。所著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唯還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纖巧萬狀。光輝耀目。信其美矣。首出百王。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